

楚辭學五書之二

姜亮夫

屈原賦今譯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書★

北京出版社

I222.4/1

68985

楚辭學五書之二

屈原賦今譯

姜亮夫著



200196215



北京出版社

出版说明

屈原作品在文体、语法及词汇方面都各有特点。译文采取字句对译并吸收元曲的词汇及表现手法，以充分显示它的特点。凡是作者在译文中须增字以足义的地方，原稿都用小字，以示区别。为了减少排字上的困难，排版时，一律改用同号字，虽与〈序例〉不尽相合，但原文与译文对排，增字之处，读者尚不难识别。

楚辭學五書之二

屈原賦今譯

Qu Yuan Fu Jinyi

姜亮夫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永利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32開本7.125印張 169,000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6,500

ISBN 7-200-00146-5/I·28

書號：10071·567 定價：1.80元

屈原賦今譯序例

翻譯實在是件極難的事，尤其是譯詩歌，要把自己融入詩人的情感中去，體會了解，然後再細繹出來，這一點分寸是不易捉到的；尤其是去古太遠的作品，我們對古代社會環境的了解更少，用以揣摩探索古人情感的客觀條件更不易得到真象。

以《屈賦》來說，詞面上的問題，隔閡的地方已不在少數，再加歷代的抄錄、流傳、刻板、訛誤之多也是不可料理的一件事。所以問題更多了。

三十幾年前，我曾試譯過《離騷》覺得不討好便停了筆，抗戰中才陸續把它譯完，但一向不滿意。所以也就置之不問了。今年長夏無事，姑且從頭來整理一番，現在有幾句關於譯注的話要說一說：

我譯屈原作品的目的，是在使讀者如何先去了解屈原的本意，再回頭去欣賞原作品。要是有損原意，寧肯譯文拙劣一點。這是我的一貫主張，但在定稿時，却遇到很多困難。現有三點敘述一下：

一、關於文體

我最初譯時，只是隨文講解做到字字對譯。後來覺得太呆板，想照顧一點詩義，才用詞調曲調的長短句式，但仍不能把脈絡關節交待明白，而且曲牌到底限制太大，最後才改用元曲形式。這樣一來，原文的字字對譯并未損傷，而詩義更加透徹顯明，因而想到《九歌》十一篇的內容更為複雜，脈絡關節不僅在文句中要說明，而且必得要在全文中去體會出這句話是敘述或是唱詞。要

2017/02

是唱詞，是誰唱的？為誰唱的？有什麼作用？等等。所以索性做劇曲加入“科介”“序幕”“寫景”等，以說明該句在全文中的作用。我這樣做必然有許多個人意見，也必然有許多不合宜乃至於錯誤的地方。但這也表明了我對《屈賦》所盡的責任，為深為淺，留待人之評論。

二、關於語法

《屈賦》文體其實是三種不同的體制：一是《離騷》、《九章》、《遠遊》、《卜居》、《漁父》一類，二是《九歌》一類，三是《天問》一類。《離騷》的語法結構與先秦文體大致相同，是先秦文學的一般形式。《九歌》則語法特殊者至多。譬如省略主語賓語，賓語提前，有的句子是兩句成一語句。而尤其特殊的是“兮”字的用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兮”在句中而不在句尾，這在《詩經》中也曾偶然出現；二是全部“兮”字都不作語氣詞用，都有實義，大體作“於”、“由”、“猶”、“與”、“其”、“之”、“彼”等為最多；即有作語氣詞用的，也是表現語氣比較強一點的“乎”、“歟”等義。我曾有一篇《九歌中“兮”字用法》錄入我的論文集。因為《九歌》是種民歌祭歌，這在《詩經》的三頌中也有類似形式。這應當是我們民族語言中的特有形式。至於《天問》一篇，是屈子論學、論世、論人的作品，而且是以問答體出之，形式邏輯性極強。往往用一問一答表現為一個邏輯組成。全篇近百的問答，也就是近百的邏輯組成，而且問的方式也非普通問對的方式，我有一篇“天問問例述”以說明此一現象。三類作用不同，所以文體文法也都各有各的特點，這在翻譯時也是應當十分注意的。

三、關於詞匯

我最早的譯文既以字字對譯為主，雖也願意以現代語為準，但感到現代詞匯不夠用。為了要表達作者的精神，最初加了一些

自己所習慣的方言，中間又曾採用元曲的“術語”“諺語”，甚至還採取了京戲的說詞、唱詞的詞匯來修正原稿，但留存了許多屬於文言的訓詁字、古漢語的成語（如元曲中諺語），以及地方的個別方言，仍然距現代標準語相當遠，而且是不文不白，不古不今，色調非常不一。最後修訂時，又全把這些成分刪去，盡可能使用近於標準的詞匯，語句的色調也勉強使之不要太不一致，爲了照顧到讀者水平，譯文用字也盡量求通俗簡單，大約都在常用三千字之內。但在修改過程中，顯然覺得用普通話來譯古詩歌，詞匯一類感覺貧乏，顯得譯文的字面變化非常少。

四、關於用韻

最初僅就譯者個人習慣來使用，非常不嚴密，所以，真、文與庚、清、侵合，江與陽、唐合，不一而足。後來覺得這樣不太好，不能取得一致標準，中間曾依用作品的原韻，譯起來障礙更多，困難極大；再後是改用曲韻，但又覺得太寬。最後，覺得保留一點較古的音系，對於“楚辭音”這個特殊之學也許有些好處，所以才改用切韻音系的韻，而仍倣曲韻用平、上、去通押，入聲則用得嚴格一點。

我一次又一次地修改，向着使人人能讀，使成爲大眾的讀物這個方向走。同原譯比較，不像原譯的生澀、呆板，而是活潑得多，也有些詩意；不像原譯只是用中古的文句，也通俗得多了。但是細細對照，則我字字對譯的主張，多少有些損傷，在修改時，我未嘗不注意。爲了一句一字的翻譯，往往成天去搜尋合乎普通語句的標準詞匯，至於韻我也想找到人人能讀得准的那些。這裏遇到的困難真是千千萬萬，不可言語。這說明，三代到現在，語言的結構習慣與興廢變化是很大的。翻譯古籍的確是非常困難的事。

現在，再把上面各事，在書式上應當具體指明的條例略說如

次：

一、在加字加句說明的地方，詞面詞底的脈絡關節，或過去未來時間語氣，或主位、賓位、人稱等的交待處，都一律用元曲。

二、意思實在無法譯明時，寧肯加個註子來說明。

三、在《九歌》中，往往一歌分二、三人唱，甚至有“序幕”“寫景”“狀物”等摻雜其中，凡是此等地方，也用戲曲文例，指明誰唱、誰舞，指明“序幕”“寫景”等。

四、古今以來對屈原作品的註釋，考訂極多，我是根據二十多年前自己的一部《屈原賦校註》來校正文字、解釋字義，與舊註不同的地方極多，我也相信比古註明白些，少隔些，但因改動字句與各家註釋不同者太多，所以也擇要在每小節後面加註以佐觀省。

最後，原文中有許多其實我也講不大清楚的句節，但仍勉強譯出。這是希望有人能在此基礎上，進行討論，修正，以使這本書更爲完善的意思。

一九四八年初稿

一九五六年改寫於杭大

目 錄

離騷	(1)
九歌	(50)
東皇太一(51) 雲中君(53) 湘君(54) 湘夫人	
(58) 大司命(63) 少司命(66) 東君(69)	
河伯(72) 山鬼(74) 國殤(77) 禮魂(79)	
天問	(80)
九章	(120)
惜謫(120) 涉江(131) 哀郢(138) 抽思	
(144) 懷沙(153) 思美人(161) 惜往日(167)	
橘頌(175) 悲回風(180)	
遠遊	(192)
卜居	(212)
漁父	(217)

離騷

《離騷》是屈原作品中最長的詩篇，也是中國古代詩歌中最長的一篇。從其內容之豐富、想象力之強烈、語言之真摯、修辭之豐形蒼蔚、表現其人格之崇高、愛國主義精神之偉大，置諸世界作者之林也是最宏偉的登峰造極的作品。漢代人稱贊他：“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是一點也不誇飾的。全文分三大段敘述。第一段，說出自己家世與生身年時。這是記傳（自傳）體應有的布局。漸漸說到自修猛進與不見容於羣小的經歷，作為第二大段的主干。此下是到天上去求賢女、聖妃，其含義頗與《關雎》求淑女以佐君子有胎襲相通之義，為第三段的主干。賢女不得，乃狂想遊於四荒。終於到了昆侖，楚國先人發祥之區，因而總結出：國無人知己，又不足以為美政，不得已，想逃避現實，從彭咸隱去。全篇處處為國家着想，時時為入世求中，大概此時的楚國還未到山窮水盡之時。可能是懷王入秦前後之作，表現為一種“事真”“情真”臆念。“史真”只是一種賢人失志的最大苦惱，對國家人世還未絕望，還想“入世”，這與他下一時期的《遠遊》不同。《遠遊》已是絕望，要想脫離人世，進入一種自求清白，不再有所希望而求仙上升的出世思想，到《懷沙》《悲回風》則楚已不成其為國，而他也已九年不得返回家國，終之以悠然飄舉、從容自殺的奇悲，表現他的最後絕望（參以下各篇）。這是屈子一生的大節所在，也是其創造的全部的脈絡所系。能得此脈絡，則讀其書乃能有得而不至盲目暫說，厚誣古人，貽誣來學。

《離騷》一詞應依王逸注，作離別騷憂解，而不能作牢騷諛語釋之。余舊說亦非。

帝高陽之苗裔兮，^①
朕皇考曰伯庸。^②
攝提貞於孟陬兮，^③
惟庚寅吾以降。^④

咱家是始祖高陽氏的後代子孫，
伯庸是我父親。
屬寅的那年當着正月的時候呵，
我在庚寅的那天降生。

① “帝”統治階級對他的已立廟的始祖之稱，詳余《屈原賦校注》。

② “朕”即今北人自稱曰咱之聲變。此字移譯首句。“皇考”，周以來統治階級稱父死曰皇考。詳周金銘文及《詩》《書》之中。

③ “貞”訓當。

④ “降”本來有降生自天的意思。

皇鑒揆余初度兮，^①
肇錫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則兮，
字余曰靈均。^②

先父研究審度了我初生的氣度，
始賜給我一個美名。
名我叫正則，

後來我成人了，又爲我起了一個字——靈均。

① “鑿”今本多作覽字，誤。從《文選》五臣本及《文選》注改。余下今本有於字，誤。初度指初生之器字言，如面容、指爪、啼音等，卽下文的內美。

② 古人既冠而字的話，是可靠的，故加“後來我成人了”數字以足義。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①

又重之以修態；^②

扈江離與辟芷兮，^③

紉秋蘭以爲佩。

我既然很有這些內在的、先天的美呵！

更加之以那修飾打扮的外表儀形；

披上了一身的蘼蕪，再編上香芷，

把秋蘭穿作佩巾。

① 紛吾句是顛倒句法。《屈賦》往往把疏狀字放在主詞前面。如“汨余若將不及兮”“阼余身而危死節兮”“朝吾將濟於白水兮”“溘吾游此春宮兮”等皆是。

② “態”字今本多作“能”，此依朱熹所引古本校改。“修態”，古常語。

③ “扈”作“被”字解，卽“櫛”的借字。《說文》櫛，覆也。“辟”古本多作“薜”，是因芷字從艸而誤的。此處讀如《孟子》“妻辟纊”之“辟”，劉熙註：“緝纊其麻曰辟。”

汨余若將不及兮；

恐年歲之不吾與。

朝搴阨之木蘭兮，^①

夕擘洲之宿莽。^②

我急急忙忙地趕着，好似要趕不上呵，

我怕的是年歲不等一等。

早晨採取山坡上的木蘭呵，

晚間採取小渚的卷蕪戴滿一身。

① “搴”即“撻”的借字，拔也。

② “擘”今本皆作“攬”。依《藝文類聚》《爾雅疏》引作“擘”，撮持也。

日月忽其不淹兮，

春與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遲暮。

時光飛快的不停留呵，

春天去了秋天跟着來。

想到草木的零落，

美人呵！我更怕你的衰邁。

不撫壯而棄穢兮，^①

何不改乎此度！^②

乘騏驥以馳騁兮，

來吾道夫先路。

你一向不喜愛壯健，不揚棄齷齪，

何以直到現在這個老毛病仍不改。

來吧！跨上騏驎良馬向前奔進，
我替你在前面把路指引。

① 不撫壯句是追憶過去的語氣，故加“一向”二字以明之。一本無“不”字，誤。因而“何不”句是指目前，故加“直到現在”以足之。

② 改乎“乎”字，一本無，六臣本錢杲之《集傳》引一本作“其”，《古逸叢書》本朱熹註作“乎”，乎字是也。

昔三後之純粹兮，
固衆芳之所在。
雜申椒與菌桂兮，^①
豈惟紉夫蕙茝。

在從前我們楚國的三君是如何的純潔精良呵，
一切芳菲都歸向他們來。
聚集芬烈的大椒與菌桂，
豈僅僅是綴取一些小草如蘭蕙與薰茝。

① “菌桂”今本作“菌”，即蕙的本干與下蕙茝重。五臣註以菌桂為香木，則當從朱註本作菌。《本草》：“花白，蕊黃，正圓如竹。”

彼堯舜之耿介兮，^①
既遵道而得路。^②
何桀紂之猖披兮，
夫唯捷徑以窘步。

那堯舜的光大呵，
是遵循大道，使得路徑不差。
何以桀紂會是這樣的猖狂妄行？
不過是走了小路絆着了腳跟。

① 耿介，王註“耿，光也；介，大也”。此古聯綿字，不可分釋。但王逸的意思是不錯的。

② 既字作“是”字解。

惟夫① 黨人② 之偷樂兮，
路幽昧以險隘。
豈余身之憚殃兮，③
恐皇輿之敗績。

想起了那些讒佞黨人的苟且偷安，
道路險惡、狹隘，一片黑暗。
豈是我怕自己遭受禍患？
我只怕狹路上把君主的車子毀散。

① “惟夫”，今本或作“惟”，或作“夫惟”。王逸註此云：“念彼譖人，相與朋黨”。以念釋“惟”，以彼釋“夫”。則古本作“惟夫”，在語氣上順暢得多。

② “黨人”即下文進讒言的小人，也即上文棄穢的穢，故加讒佞以連貫之。

③ “身”一本無此字。朱熹的本子正作心，都不合語氣。兮字在《楚辭》裏不都作同一的語助詞，應體會上下文的語義而決定之。此處的“兮”字作文言裏的乎字用，故譯為反詰句。

忽奔走以先後兮，^①

及前王之踵武！^②

蓀不察余之中情兮，^③

反信讒而齊怒。^④

我大奔急走在王車的前後不忍離，
正是想跟上先王的腳跡。
呵蓀呵！不審察我的全心全意，
反聽信謬言而大為生氣。

① 忽，各書多引作急，但今本多作忽。義無大別，先後是承接上“恐皇興”句來，故譯文增“王車”二字以足義。

② 及即逮的本字，從後趕上的意思。

③ 蓀今本皆作荃，也都音七全反與孫兩音。《楚辭》里荃蓀兩字也常常混用。如《九歌》的蓀櫂、蓀壁皆一作荃，可證。《莊子》“得魚忘荃。”《音義》云七全切，崔音孫，但荃從全得聲，在古文字聲韻裏魂痕韻(孫)與先仙(全)雖是相鄰，但並不相通，所以荃無理由得有孫音。又考《屈賦》確是把蓀字來指楚君。如曰：“蓀或為兮愁苦”，曰：“數惟蓀之多怒”，曰“蓀獨宜兮為民正”，曰：“蓀詳嚶而不聞”，曰：“願蓀美之可全”都是。故此處不從今本作荃而根據朱熹引一本作蓀改正。察字有的本子作揆，意與察本可通，但下文云：“終不察乎民心”與此意同，是用察字。又下文亦言，“孰云察余之中情。”字句與此大同，也用察字，故此處用察不用揆。中情“中”字有的本子作忠。按，中情是《屈賦》中常見的術語，作忠是後世以屈子忠愛的觀念改的。又中字本有全偏的意思，故譯作全心全意。

④ 齊有的本子作齋、作齋、作欸。其實都是後起分別字，意思也都是從齋字變出來。今從唐寫本《文選》、宋本六臣注《文選》，《太平御覽》九一三、九八三，《匡謬正俗》七《事類賦·草部》引作齊，《爾雅·釋詁》“齊，急也。”

余固知謔謔之爲患兮；^①

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爲正兮，^②

夫唯靈修之故也。^③

我本也知道謔言在那兒作祟，

但我耐着心腸堅決不離去。

指着九天來發誓吧，

只是爲了你——靈修的原故。

① 謔，王逸訓忠貞，大誤。《九章》、《惜誦》“紛逢尤以離謔兮，謔不可釋也”與此處的“反信讒而齊怒。余固知謔謔之爲患”意思相同。彼處的謔字，決不能作忠貞解。此處謔謔爲患即承接上句信讒齊怒而言，則所以爲患，使君王怒者，即是謔言，則此謔謔正是謔言的形容語。接《尚書·秦誓》“惟截截善論言”今文本作戔，《說文》戔下引了這句話，釋云：“巧言也”。賈逵的《外傳注》“謔，巧言也。”韋昭也說“謔謔巧辯之言也。”此處的謔謔即戔戔或謔謔，亦即截截等字的假借。

② 正字讀爲《尚書·洪範》“念用庶徵”之徵。註，驗也，指天爲驗，即指天立誓的意思。正兮，兮字此處是作語義來看的語助詞。

③ 靈修，王逸註：“靈，神也；修，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喻君。”按，《屈賦》靈字皆指神異，不作他用。這是封建時代早期對神權與君權還未十分劃斷的思想。故以神異視其君。《離騷》“靈修”凡三見，皆作此解，但爲了保持詩歌原味，不直接譯爲楚君，而把這個術語特殊化，用破折號標出。

曰黃昏以爲期兮，

羌中道而改路。

按，這兩句自洪興祖從王逸無註，發現是錯簡之後，已成定論。《離騷》
約是四句一韻，這兩句與上下文都不入韻，也是錯簡之一證。又，文義與
下文“後悔遁而有他”也重復了。

初既與余成言兮，^①

後悔遁而有他。^②

余既不難夫離別兮，

傷靈修之數化。^③

最初同我說定了的言語，
後來悔嘞！變嘞！有了別樣玩意！
我本不難於同你別離，
但我傷心你靈修呵屢屢地改變情意。

① 成言，成字讀爲《春秋》桓二年《左氏傳》“以成宋亂”的成。註，定也。

② 悔遁有他。悔是楚君自悔。遁，是逃遁，指背棄諾言。有他則不僅背棄，且以謬言代成約，意思是一層層漸進的，故譯文也分隔爲三層。

③ 化，讀爲訛。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①

又樹蕙之百畝。

畦留夷與揭車兮，^②

雜杜衡與芳芷。^③

我既種了九塊地的蘭蕊，
又種了百畝的芳蕙。
也種了五十畝的留夷與揭車，